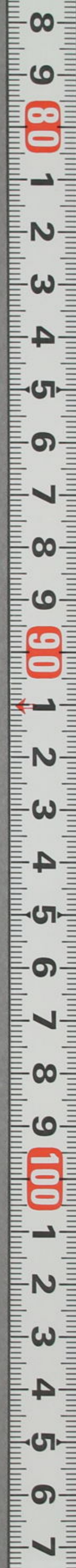




近思錄說略

三至四

□13  
3542  
3



門口 13  
號 3542  
卷 3



近思錄說畧卷之三

致知類凡七十八條

為學一篇兼知行說此篇以下細分學問之目以教學者而學莫先於致知故以此存於存養克己之前

武江後學澤田希著

了  
130(5)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權稱錘也衡稱之平也○知言即辨是非也而唯孟子能之所謂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也○雖使時中○中去聲若如字讀則大害義大抵釋古言此等字音不可畧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章○諸君指門人言○於願言總不合則

49-2647

置不復思○師說總與已見異則付之不思此其不敢信師而信自己學何由而進乎所以終不及古人也○放下猶言舍置○伊川答橫渠先生曰章○此章之言為橫渠說非初學之所驟望也○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今熟味橫渠之言亦見有這象只以二程之語比之則可見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無所不見曰明無所不通曰睿睿者智之深徹於微之名明睿所照猶日月繫天而萬方自明考索至此猶取燭火而逐處照之明於此則暗於彼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只於意有所偏故其言有窒而不通也○小出入時有之○出入與小德出入可意同言出入於義理考索以至則其已知者得於理其未知者或出於義理之外○注約見髣髴○約見

大約見之也班固幽通賦曰覲幽人之髣髴張銑文選註曰髣髴似有不明貌

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涵泳義理便完養思慮之實事條暢明睿開發也至這地頭不用煩考索了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章○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優柔厭飫而自得者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苦心極力而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言為學道故勞思慮而心氣虛耗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學所以養心性今因學道而致心疾者非所聞也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學者信道不純而雜以怪異之說者只是坐見理不明中心無主耳○於事上一一

理會者與大學格物異格物者都於學上以窮至事物之理也  
於事上一理會者逐事安排欲以得其指也夫天下之事無  
窮若欲一一理會勞心極慮將有甚盡期只於學上理會則心  
通理明於九天下之事一以貫之如鬼怪之事妖怪之說奚足  
惑之耶○近時洛下有一學士予忘其姓名博聞強記絕人而  
尤長於講說當時靡然以稱大儒嘗游興州會津有士人爲厭  
狐妖之符章者人家用之間有效驗洛之學士大信之就學其  
術以竊用之予在會津之日或人語之於余而爲解頤俗人且  
知其不可信况於學士乎此蓋雖出其性之怯懦而苟見理之  
明則胡有此等惑耶然則其學亦皆徒於事上考索而未嘗燭  
理也程子之言可謂確論矣

○學原於思○書洪範曰思曰睿周子曰不思則不能通微故思  
者聖功之本朱子曰思所以起發其聰明可見學之原於思者  
○所謂日月至焉○朱子曰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  
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久而不息○指三月不違者○規  
模○蔡虛齋曰規所以爲圓者是一箇大圈子模鑄金之模空  
郭也皆以其大綱言○其意味氣象迥別○張子曰始學之要  
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朱子曰三月不違  
者仁在內而我爲主也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我爲客也學者  
因此可以索其意味氣象之別處○玩索謂玩其辭索其理○  
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此以下因上文泛論學之道如讀一部  
論語須以這意爲主○名上謂文辭上向中庸章句曰文謂書

名名字與此同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言內積實心以進德者力行之事固可勉強而為之然如致知是俟他豁然貫通不可以強而至○學者固當勉強○此受問而專指力行上言

○覲却○覲七餘反伺視也○怎生○怎音津怎生俗語如何也○苟明有所不至徒規規然學堯之行事假令有一兩事得似他如何得如他動容周旋皆自中禮○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勉強而行之者是篤信而固守也夫篤信而固守之實不是不好事然非從容而自得者則難持久此所以不可不先致知也故曰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躡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久○忠信存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也即是意誠之事心有所

未明則認是為非認非為是或不真知夫是之所必當為而不容不為與夫非之所必當去而不容不去或雖曰好之然無見其可好之實雖曰惡之然無見其可惡之實夫如此者方寸之間真偽錯雜而不自知雖欲勉強以誠意而拒之牽之者由中而生安能持久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躡等也○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除非讀曰只此言力行之本乎致知自然樂循理即上文所謂固有之也夫人之於事如見其理分明則何苦而不樂循之乎且人性本善今循理而行者是吾性分之所固有宜無難者但其知之不至而臨事安排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有大小般數然有深淺○知有數段深淺此有大小般數也○學者須是真知○真字

重葉註真知者知之至是也蓋雖知有深淺而分數不同要之  
真知者鮮矣故未樂循理若真箇知得其是便泰然行去尚何  
難之有○某年二十時云云○此見知有深淺而程子能真知  
者也

○凡一物上有一理○所謂有物必有則也○窮致其理○窮致  
之功尤難是言即物而至其理十分極處○葉註曰三者窮理  
之目當隨遇而究竟然讀書講明義理尤為要切而觀入處事  
之準則要亦於書而得之此說極是後學當謹依焉○此章論  
格物之工夫極為明白詳密朱子大學補傳全本於此意來○  
又曰所務於窮理者云云○此段與上條不是一時之言而意  
正同故記者附之章下耳後皆倣此

○思曰睿○書洪範文語意若曰思則睿也睿者謂通理之微妙  
而無所遺也此是思之效驗故曰思慮久後睿自然生程子下  
久後二字發書文言外之意而甚切於人蓋睿之自然生豈一  
朝一夕之思所能致乎只其久後自有此效耳○若於一事上  
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李退溪自省錄曰窮理多端不可  
拘一法如窮一事不得便生厭倦遂不復以窮理為事者謂遷  
延逃避可也不然所窮之事或值盤錯肯綮非力索可通或吾  
性偶闇於此難強以燭破且當置此一事別就他事上窮得如  
是窮來窮去積累深熟自然心地漸明義理之實漸著目前時  
復抬起向之窮不得底細意細擇與已窮得底道理參驗照勘  
不知不覺地并前未窮底一時相發悟解是乃窮理之活法非

譯窮不得而遂置之也若延平說一事融釋脫落而後循序少進者即是窮理恒規當如是其意味尤為淵永與程子之言初不相妨也

○問人有志於學章 ○知識猶目之視力量猶足之行視之明則足力自進此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 ○察與察人倫之察同言觀物理以明吾心之理觀物察己蓋古有此語未考其出何書 ○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 ○大學曰致知在格物蓋隨格物之多少知亦至之無畧先後之可言此可以見物我一理總明彼即曉此矣 ○黃氏洵饒曰彼與此皆是物明與曉皆物格知至之事非謂明彼為物格曉此為知至也此說與上下文意

相應不可從而黃氏又曰合內外指成物言此說特不可曉黃氏蓋據朱子合內外之說然朱子之言與程子意自別不可將彼解此也朱子說見大學或問小註

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 求之四端者正察如何是惻隱之心如何是羞惡之心如何是辭讓是非之心以詳知其理是已 ○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朱子曰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如今為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論聖言通世故乃兀然有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 ○羅整庵困知記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有此言矣至其答門人之問則又以為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蓋方是特禪學盛行學者

徃徃溺於明心見性之說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不復置思故陷於一偏蔽於一己而終不與入堯舜之道二程切憂於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彼此交盡○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云云○朱子曰一身之中是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與視聽言動皆所當理會至夫萬物之榮悴與夫動植小大這底是如何使那底是如何用車之可以行陸舟之可以行水皆當理會○盧至溪曰至豁然覺處則一身之理與夫萬物之理通貫而為一矣

○思曰睿睿作聖○蔡九峰曰聖者無不通也○愚按睿者通乎微之名此是豎說聖便兼縱橫說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朱子曰以類而推只是傍易曉

底換將去如親親便推類去仁民仁民便推類去愛物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理會那一件事只管恁地換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近如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濶了便費力只見難只見遠○近思不是止思近小底而於遠大之事終置不思但求之近則其遠者可以馴致求之遠則遠者未可得而合其近失之此近思之所以為貫若以類而推則思雖極高遠之地依舊是近思耳此句包高下近遠而味儘為深長學者宜熟玩之

○學者先要會疑○朱子曰無疑者須要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此章主意欲會得可疑處然既會疑則疑自此而釋亦是致知之要本張子曰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此知學者須要會



疑也已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曰章○有實形而異常曰物怪如季桓子  
 穿井獲墳羊李叔堅家狗人立行之類無實形而為妖曰神毒  
 如伯有為厲趙王如意為祟之類○當源源自見○言多少本  
 源都自見得也○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諸公指古之聖賢  
 ○朱子曰守之不失且要守那定底如精氣為物游翫為變此  
 是鬼神定說又如孔子說非其鬼而祭之誥也敬鬼神而遠之  
 等語皆是定底其他變處如未曉得且當守此定底○異端不  
 必攻○攻如攻城之攻與語攻異端之攻不同○不逾暮年吾  
 道勝矣○暮年周一歲也吾道勝者不為怪妄所眩也○若欲  
 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委猶投也言不能以正論為主徒

投心於事變無窮付意於不可知之地則學為羣疑撓智為事  
 物昏撓之昏之者交來塞于胸中卒無以自存立而溺於怪誕  
 邪妄也必矣此橫渠所以不語物怪神毒也○委之付之二之  
 字虛然如推其意則不可不說委付心意耳  
 ○又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朱子曰性者人所  
 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論語集註  
 曰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橫渠則  
 曰是居常語之矣必以了悟為聞又是自一義○以仁為己任  
 ○為己任者蓋欲真知而實得也篤實如此不以聞見之知為  
 得必以深徹其理為聞故有是說欲致知者宜認此意而已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虛○此章極言以勵學者故不得

已而抑顏子然充其類誠如是而已○學不能推究事理是知之不及如顏子未至於聖人又是行之不及彼此似不相倫何也曰此不必泥大抵知行一理不能到其極者皆是因心之麗也故舉之耳○問顏子心麓之說恐大過否朱子曰顏子比之衆人純粹比之孔子便麓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他細臆如此然猶有這不善便是麓伊川說未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便是過一段說得好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習重習也坎一陽陷於二陰之間三故其德為陷為險心亨習坎卦辭此借來以言人之為學其始困心衡慮而多不達處透得此關而後其心可以亨通博學於文者正要如此耳蓋人之處世身經憂患備嘗艱難然

後處事也熟慮慮也深而其所以反身脩德者自無所不至矣此所謂習坎心通者而博學窮理亦猶是已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義理有疑所見有未安者也若必滯於舊見則致穿鑿牽強且當洗濯舊見以別來新意却有所開學者濯去舊見尤難百端思索離那見不得乃全換一事思之舊見猶自若如此者於窮理上極有害不可不察程子曰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與此章之言皆為致知之活法當每記之○劄記○劄韻會曰竹洽反刺著也○不思則還塞之矣○不記則思不起向之所開終還塞之○薛敬軒曰余讀書至心有所開處隨即錄之蓋以備不思而還塞也○葉註以此章為專論讀書之法若據

愚見此只泛論致知之方而讀書之法在其中耳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為善學也○言者心之聲事有說不得處者是心之所得未深也故善學者到此更加審思明辨之功夫然後所得者深而所說者不窮若告子則不知言之原諸心失之於外而遂遺其內果何所得乎哉○葉註曰此以上總論致知之方以下乃專論求之於書者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易傳序曰得於辭而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

○學者要自得章○六經謂周易尚書毛詩禮書樂書春秋樂書亡後為五經而後世猶言六經者蓋依古也○路徑門庭皆假借字詩以道性情易以道陰陽之類此是其路徑於先儒之論

師友之說各擇其可者以為之據此謂立門庭立得一箇門庭立得箇一大規模也○子朱子經義便宗二程易學便本邵子此亦各自立得一箇門庭已○歸而求之可矣○門庭既立後歸而求之經旨也○先曰見得路徑而後曰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最得讀書之法如未見得路徑則所立之門庭亦多錯繆而終失其本義若王陽明以陸氏為門庭而卒墜異端之見此由不見得聖學之路徑也○朱子曰此章是讀書之法緣當時諸經都未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故教入如此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易平易也○周道如砥○周道謂大路砥礪石如砥言其平也○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或謂如以常人平易之心解文字則是以淺近看書

也聖人之言高深精微恐不可如此看○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云云○此答似欠看深遠處一脚蓋當時之言偶不及之耳至其深遠處亦只易其心以味之則自見得他是深處然後優柔厭飲於其間則何有不至之理此又豈強要穿鑿耶此意雖未說出而亦理之所必然可推而知之矣○揚子曰云云○揚子名雄字子雲西漢人著法言是語出法言六卷五百篇○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即上文所謂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也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此二事古今學者之通病全背却遠去者是粗畧之弊滯泥不通者却用意之太深不能活有二者雖詳略不同其害於文義

也一矣○孟子只答他大意○不論其有無只因所問之事以說仁人友愛之心而已此答他大意也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章○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此舉一例以見其餘充實之謂美出孟子盡心下篇詩之邶風簡兮之篇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又齊風盧令之篇曰其人美且仁所謂詩之美蓋指此類充實之美指德而言詩之美指容而言此所以不同也葉註曰充實之美在已詩之稱美在入為不可曉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云云○瑩中姓陳名瓘諡忠肅宋劍州人隨人王通字仲淹門人私諡曰文中子因名其書亦云然○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一句文中子語以下瑩中稱之之言○

中庸第二十六章引詩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九陽爻三陽位以剛居剛故有終日乾之象此只九三一爻之分而已○若謂乾乾是不已云云○此即所謂只管節推上去也如此說行四書六經之言就處不是盡但聖賢之立言因事而發各有所歸學者當曉其文義得其歸趣而止此便理之當然必欲漸推去則失其本指以涉牽強理元不如此已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吳氏曰逝者不指水斯字方指水○言道之體如此○體體段之體○這裏須是自見得○此言引而不發正程門教人之一法蓋欲不止文義而真箇見得若考究其實則朱註盡之矣○水流而不息亦道體之一端而尤

指而易見者故就這裏以示諸人非假彼明此之謂○固是道無窮○道言也說之無窮則認言為道不要默識心通所以未輕許也

○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 受上文言凡讀書當以是法而已○輔慶源曰程子言雖近而意則切使讀書者自知所以求益不至虛費工夫也須是熟讀涵泳使之通貫浹洽然後有日新之功如是則氣質變化月異而歲不同矣

○凡看文字云云○輔慶源曰此等聖人度其時可矣蓋致知格物之極功不啻如燭照而數計非臆度之謂也  
○凡解經不同無害○若二程張朱之解經固不同者多矣然至其緊要處如合符節

○焯初到問為學之方章 ○此章蓋尹彥明之所記故自書其名  
○書肆 ○市書之肆揚子法言吾子篇曰好書而不要諸仲尼  
書肆也 ○貪多 ○韓文十二卷進學解曰貪多務得 ○貪多則  
不暇細看人心所以多忘了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 ○陳天台曰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  
有得於心也門以此大學之書蓋入德必繇乎大學譬之入室  
必繇乎門也 ○蔡虛齋曰能格物致知以至治國平天下者德  
也而此書則開示人以其途轍次第故為入德之門味此一句  
見學者當先讀大學書矣

○學者先須讀論孟 ○丈尺尺度也 ○朱子曰語孟只熟讀玩味  
道理自不難見如今學者若先讀得語孟二書十分透徹其他

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 ○陳新安曰理義可以別是非如尺度  
可以量長短權衡可以稱輕重也

○讀論語者但將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  
聞自然有得 ○耳聞吾耳親聞聖人之言 ○陳天台曰讀書當  
體認歸己不徒誦說而已 ○朱子曰孔門問荅曾子聞得底話  
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

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 ○輔慶源曰將  
來涵養成謂後來涵養成就也 ○胡雲峰曰氣質得於有生之  
初此曰甚生氣質何也曰生來氣質有好有不好涵養成後生  
氣質無不好者此生字非自稟賦中來乃自學問中來也 ○陳  
新安曰甚生氣質謂愚者明柔者強生出好氣質也 ○又曰今

學者看程朱先生語錄皆當以此法看之視問辨如出吾口聽  
答辨如入吾耳○愚按甚生氣質若雲峰新安說至上成字句  
絕此一句又別看葉註則連上句看文義皆通但雲峰新安直  
如字說下似可從

○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陳夫台曰孔  
孟之言皆實理也熟讀其辨玩味其理而著之於己則終身用  
之不能盡矣○朱子曰論孟不可只道理會文義得了便了須  
子細玩味以身體之見前後晦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實○又曰  
讀論孟須是切己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己看時曾時習與否句  
句如此求之則有益矣○又曰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  
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

有得爾○輔慶源曰切己之說甚有力讀書者能將聖人言語  
切己體察則定無枉費工夫一日當有一日之切若欲只做一  
場話說則是口耳之學耳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章○胡雲岷曰讀論語者有此四等  
人初是全無知者第二是畧能知者第三是知而好之者第四  
是好而樂之者○輔慶源曰嗜之而飽餐充足其樂有不可形  
容者是以見於手舞足蹈也○愚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必  
真箇舞蹈凡人樂意外著則有舞蹈此言真樂氣象發見於動  
容之間而不自知也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朱子曰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  
工夫多得效少○陳新安曰既治之治去聲不治之治平聲按

鄒晉昭曰此字本平聲借用乃爲去聲故陸氏於諸經中平聲者並無音去聲者乃音直吏反平聲者脩理其事方用其力也去聲者事有條理已見其效也今自此以後亦依陸氏例云○又曰語孟既治學正識精由是而治六經根本正而易爲力矣非謂真可不必治而自明也○讀書者當觀云云所以未得者○輔慶源曰聖人作經之意不過欲發明此理以曉入其所以用心而至爲聖人者則二書固無不具也至於吾之所以未至聖人之地未得聖人之心者亦惟用心與二書有戾而不合耳○愚按程子此言泛論讀書之要而輔氏專就二書說之者蓋深明當以論孟爲本之意○陳新安曰當味五箇所以字○句而求之○求之求其文義也○朱子曰平其心只是放教虛

平易其氣只是放教寬慢闕其疑只是莫去穿鑿今人多要硬把捉教住如何得有箇難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枉費心力少刻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意○陳氏曰平其心者是虛其心如衡之平不可先立一箇定說纔先把一說爲主於中便如秤盤先加一星子到秤物時如何得銖兩之正易其氣者欲見得聖人真意時須是和平其氣雍容和緩自然而得之乃能默契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輔慶源曰讀語孟而不知道則是口耳之學未嘗著心玩味未嘗至誠涵泳未嘗切己體察也故讀雖多何益於事○雖多直指語孟而言蓋二書所載千言萬語而盡讀之不爲不多也不必泛言博學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剩石證反多餘之意剩讀猶言孰讀著陟略反語助辭○意足意思厭飲滿足而無遺欠也  
 ○二書文字○文字謂解說也○又似剩○此與剩讀之剩字義同而意有是不是之異○先儒錯會處○魏何晏作論語說後漢趙岐作孟子解之屬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緊要切要也浹洽沾潤周足之意○朱子曰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泛說底今且要著力緊要底便是揀別此最不可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著理會教透徹蓋道體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空礙處○又曰某解語孟和訓詁註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之為咀嚼

過○輔慶源曰人總只將二書緊要處看便只是要求近功速效與天理已不相似所謂固是好者蓋姑取其向學求道之意耳正使其有近功速效亦必至於偏枯寒澀豈復有優游厭飲貫通浹洽之意○蓋吾道非如釋氏云云○禪家一悟本分則空萬法此一見了便從空寂去須逐一去理會方是實學  
 ○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歌動之○詩本情性故吟哦諷詠夫詩則是吟詠情性也涵暢道德之中程子之意蓋以詩大抵為諷哦道德其本于情性故也歌動者悠然自得而善心喜動之意此處即春風和氣萬物一體之氣象正是曾點浴沂詠歸之心地故曰有吾與點之氣象○涵暢道德之中此句影吟詠情性說道德不可就自家上面說○詩是道情然性

者情之本體情者性之發用。情則性在其中故曰吟詠情性。  
○又云興於詩云云皆是此意。○汪洋廣大貌詩人之詞寬平  
忠厚其哀樂美刺皆有餘裕而不狹隘故能讀之者興起其善  
意之廣大皆是此意。通兩節言皆是興於詩之意是二節必是  
一時之言。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章。○優游玩味讀詩也吟哦上下  
咏之也上下謂吟聲之高下優游玩味則涵之熟得之深故其  
吟哦上下際自然使人有感得處。○瞻彼日月云云曷云能來  
○邶風雄雉之篇此詩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故思之而作  
也朱傳曰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之  
久也。○終曰百爾君子云云何用不臧。○終謂末章朱傳曰言

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枝害又不貪求則何所為而  
不善哉。愚其遠行之犯患其善處而得全也。○思之切矣歸  
于正也。此明道解詩之言偶舉其一以例其餘也。○此章須做  
兩截看。自他又字至使人有得處是一截。言不下一字訓詁但  
吟咏之際却能使入有得處。瞻彼日月以下又是一截。謂其有  
時添之一句以斷盡其義也。總之皆見其善言詩者而已。大抵  
看詩與他經不可同。如尚書易春秋字之皆實故讀之者必須  
章解句釋不可敢使片言隻字有不明。詩則不然。只曉其主  
意玩其情性深得一篇之體則所詠之名物事實雖不逐一研  
究亦不害為得詩。然則明道之治詩後學皆可以為法矣。○問  
明道善言詩而又不曾章解句釋朱子作傳則字之句之未嘗

有不詳說曲解者何也曰明道之言詩者便為門人也朱子之作傳則為天下後世也夫程門數君子平日讀書窮理而無不致思者矣故凡經書文字章句雖或未全然於大義各無不曉知是以獨使玩其情要其歸而已若夫天下後世安有皆通其文義而不謬其章句乎且文義章句猶未分明則雖欲得其意亦末由也已故至朱子則必句之詳訓使以解其辭而遂達其意也此其詳略各有為而自後人觀之則朱子之功為居多矣

○又云伯淳常談詩並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詩大雅烝民之篇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釋之曰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此只添兩三字以解其意如是之類便是轉却轉遷轉之轉凡於本文上

或添或減以斷其義皆是轉却○點撥他○點檢撥拾也世儒或連上句讀愚見便連下念過字為是言人點撥明道所轉却者而念過之也○便教人省悟○省直訓察不用省己之解○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如上所言不是親炙以耳聞之則未易感得宜矣古人貴親炙也今既不及親炙而其言詩亦全然無聞才因是語以想像之而已可勝嘆哉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格猶級也○吳氏曰長一格謂學有進也○愚謂學進一級則人品高一等猶賈價加貴故曰長一格價○夫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適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朱子曰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

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詩之益於人也如此故讀是經者於學必有進也然則讀詩其學猶自若雖多亦奚以爲

○不以文害辭章○此句出孟子萬章上篇蓋千古讀詩之活法○如有周不顯○見詩大雅文王之篇○自是作文當如此○不顯猶言豈不顯乎言其顯也但辭上入豈字則句法自不順故意雖然作文却不得如此夫有周之德不宜有不顯如今獨拘不顯文字殆有解不行旋一遷就入豈字說則文義明白無有所礙此其不以一字之文害一句之辭也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通經渾要如此如二典即求云云是單舉二典以例其餘也治民事君即道之所在○所以字

不可太泥如今二典所載便是此覆上句意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此章與中庸小序宜參看之孔門傳授即所謂孔門傳授心法也成於子思孟子所謂子思筆之於書以授孟子也其書雖是雜記所謂中散爲萬事也○朱子曰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格庵趙氏曰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如道性善原於天命之性也存心收放心致中也擴充其仁義之心致和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其義悉本於中庸充足以見淵源之所自○雜記○如戒懼慎獨達道達德九經三重及夫大孝達孝天道人道之屬○一衣○一衾者謂衾同無別○今人語道○體用本末一貫不相離者道之體也若單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自是與道不相似

此知中庸之書更不分精粗一衣說了者即是道體實然真孔門傳授也○黃勉齋曰中庸與他書不同如論語是一章說一事大學亦然中庸則大片段須是逐段讀方知首尾然後逐段解釋則理通矣今莫若且以中庸逐章讀以章句子細一一玩味然後首尾貫通

○伊川先生易傳序○述經曰傳伊川既著易傳遂為之序○易變易也○首易字指書而言此一句解其字義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此明其所以名書之意姑就乾坤二卦論之乾之與坤義各不同乾之初與坤之初又各不同至其二三四五亦各如此以一卦言之乾之初九與九二異九二又與九三異至四五上亦然者是隨時變易而初也潛二也見三也惕四也躍五也

飛上也亢固皆理之當然以無不合道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處而不然矣○朱子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言然天理人事皆在其中今以乾卦潛見飛躍觀之其流行而至易者易也其定理之當然者道也故明道亦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而伊川又謂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又云人隨時變易為何為從道也此皆可以見其意矣易中无一卦一爻不具此理所以沿流而可以求其源也○吳臨川曰凡陰陽變易道理便在其中元不相離直以道字解易字則不可而易之所以為易者道也○愚按此變易與易本義首所謂變易義各不同彼以古筮言蓋方揲著求卦之時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是已此所謂變易以卦爻言其義如向

所論伊川初不以易為卜筮之書也

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廣大悉備繫辭傳文廣是橫言大合橫直言○蔡虛齋曰廣大統言之也悉備析言之也

順性命之理○說卦傳文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其實一理而已矣○朱子曰性命之理便是陰陽剛柔仁義○蔡虛齋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發揮乎性命之理而已順之為發揮者蓋是依他模樣而傳寫出來不謂之順而何如本人教小兒按本帖影出字來亦謂之順字即此義也

通幽明之故○通通明之也幽明之故亦繫辭文○朱子曰故是幽明之所以然者書明夜幽上明下幽南明北幽高明深幽○愚謂幽陰明陽易以道陰陽此其將以通明幽之所以為幽明

之所以為明而已

盡事物之情○情字所該者廣繫辭傳曰庖犧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處情字兼所謂神明之德萬物之情凡天下事物逐項皆有箇情易中固無不模盡矣

開物成務○此四字亦繫辭文○朱子曰物只是人物務只是事務○據伊川意只言易書逐卦逐爻開示吉凶便是使人辨別臧否成趨避之務也不可主卜筮說

去古雖遠遺經尚存○古者指作易之聖人之時遺者其人既往而其物猶存之謂○秦始皇三十四年制燒詩書百家語而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此遺經所以幸存也

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前儒皆失易之精意妄解

以傳斯言後學徒誦言辭而莫知其味者是以自秦而下此學終無傳矣前儒如王輔嗣韓康伯專依老莊說易

了生千載之後伊川作此序在宋元符二年上去孔子卒年千有五百六十三年謂之千載者舉大數也○沿流而求源○程子曰流者傳之辭也源者易之理也因辭以求理所謂沿流而求源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至尚其占○此亦皆繫辭文○程子繫辭解曰言所以述理以言者尚其辭謂以言求理者則存意於辭也以動者尚其變動則變也順變而動乃合道也制器作事當體乎象卜筮吉凶當考乎白○蔡虛齋曰以言者尚其辭謂取其辭以發言也以動者尚其變謂取其變以舉動也以制器者尚

其象謂取其象以制器也以卜筮者尚其占謂取其占以決所疑也○曰辭曰變曰象曰占皆易之用而人之所取則者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言動制器卜筮不係易說為是其辭其變其象其占正是指易卜筮如何為不係易曰此卜筮不要實說是假借意義字樣只是以占事決疑之義者不然則須卜筮後方得占如何乃取占以用之於卜筮乎此義蔡虛齋易蒙引辨之詳可以參考○辭謂文王周公所繫之辭變謂陰陽老少之變與向所謂隨時變易之變不同器者有定理之意便動之有成者不必指器物而言繫辭傳曰形乃謂之器即是此意象乃卦爻形象亦變之有成者葉註以為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不是此象字與所謂八卦成列象在其中之象同○蔡虛齋

曰尚辭與尚占如何分別曰人之發言處事處自有兩樣有止  
議論道理不及吉凶泛應事物不關利害者則尚其辭以言而  
已矣亦有事關成敗之兩途而須用決擇幾涉善惡之兩端而  
須為剖析者則當尚其占以斷其疑矣繫辭云繫辭焉所以告  
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於此可見尚辭尚占之別矣又曰  
譬如在官處事亦有常行事例不待思索裁度只管據見成之  
法而施者此是尚象以制器也亦有忽然一事來前是非利害  
兩途未決須費商量裁處則當機應變析理不眩期底於是不  
納於非此是以動者尚其變也

吉凶消長之理至在其中矣○上爻引易以言辭變象占各有尚  
從此以下更歸重於辭蓋所傳者辭也故語為輕重然而要其

理實亦如此○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辭發卦義便所以考  
卦也言平居推辭考卦以盡其理則臨事之際其變之所趨亦  
可因而明矣象存於卦占著於辭故推辭考卦則象占亦在其  
中矣○推辭考卦不須平說蓋推究其辭然後卦可以考重在  
推辭上

君子居則云云玩其占○亦繫辭文此申言其重獨在辭占謂其  
所值吉凶之決其實亦辭而已○朱子曰易有象八卦然後有  
辭卦爻遂有變老陰然後有占之變爻象也變也在理而未形於  
事者也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之所值之辭而  
決焉其示人也益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  
辭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而諏筮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



所值之吉凶。又曰觀者一見而決玩者反覆而不舍之辭也。  
 ○柴氏中行曰居者靜而未涉於事也動者涉於事也  
 至微者理也至辭無所不備○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非理之至微  
 乎陰陽之位剛柔之質察然可觀非象之至著乎理象之體象  
 理之用雖有箇體用之分然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非是  
 先有體而後有用也故曰體用一源象為顯理為微雖有箇顯  
 微之別然象中即有此理初不判然是顯微無間也有事則有  
 理之會有會則有其通若夫觀會中之通以行典常之理則於  
 卦爻之辭無所不備也○朱子曰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  
 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為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  
 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為無間也○又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

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  
 此是一箇理一箇象一箇辭然欲理會理與象又須就辭上理  
 會辭上所載皆觀會通以行其典禮之事○又曰會謂理之所  
 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無所礙處○又曰觀會通是  
 就事上看理之所聚與其所當行處○又曰一卦之中自有會  
 通六爻又自各有會通且如屯卦初九在卦之下未可以進為  
 此屯卦之義乾坤始交而遇險陷亦屯之義似草穿地而未伸  
 亦屯之義尼此數義皆屯之會聚處若盤桓利居貞便是亦個  
 合行處却是他通處也典禮猶常禮常法○蔡虛齋曰觀會通  
 行典禮且就天下之事上說未着在易然後却把此理以係之  
 於易會通會中之通也聖人便把那通處做箇常法典禮只是

時義即所謂通也○又曰觀會通以行典禮語錄云如有一事  
關着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若父子之恩重  
則便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義而委致其身之說  
不可行矣其不可行者非通可行者便是通通便行典禮之所  
存者若君臣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敢毀傷之說不暇顧  
而委致其身處便是通通則典禮所存也○又曰典常也禮即  
理之所當行者也

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求言謂由言以求其意近即指辭易傳  
皆去聲○此序節歸重於辭以言近之不可易及卒結之曰  
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此又見得讀易者當由辭以得意不  
可徒得於辭不達其意也

伊川先生答張閔中書曰章○伊洛淵源錄十四卷門人部曰

張閔中不詳其名○毫忽○忽亦微細也十忽為一絲十絲曰  
毫漢書註曰忽蜘蛛網○術家○焦贛京房之屬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時勢如何分別曰請以進退言之  
時于可進時于可退是時也其不容不進不容不退者勢也就  
此可例其餘矣○易之為道不可為典要惟其時勢而已君子  
不後時而果退又不違勢而苟進以其能學易也故曰可以無  
大過矣今讀易書而不能知時識勢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畜止也乾下艮上為大畜以艮畜乾艮  
陽卦也陽為大所以喚作大畜初二兩爻乾體剛健而却為四  
五陰柔所畜故初九辭曰有厲利已九二曰輿說輟皆言不可

進也○乾體以卦體言剛健以卦德言惟乾體故剛健

○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中而已矣而自不違於正如伯夷不與惡人言高柴不徑不實固不可謂不正只恐未中也故曰伯夷隘柴也愚自程子有此論中正字義始有下落非正學精義誰能辨之

○問胡先生解云云○胡安定海陵人仕為蘇湖二州教授○只看如何用○讀易者每卦爻只看如何用之不可豫立則例也○儲或東宮也唐書曰國之儲或四海屬心○此章最是看易之活法欲學易者先不可不知此義

○看易且要知時○胡雲峰曰時之一字是三百八十四爻之要○凡六爻人人有用○朱子曰易如一箇鏡相似看其物來都

能照得如所謂潛龍只是有箇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其人來都使得○厚德載物○坤卦大象之辭

○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反復只是循環字樣亂者復治治者復亂凶者復吉吉者復凶此是反復若剝盡則為復夫盡則為垢之類往來上下箇陰陽之往來上下也就卦變者如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為隨乾之初九上而為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為初六為蠱之類是已往來上下實是一意而今並舉如兩義者何也曰以易言之則固無異義但以事變言則往來上下各有不同所以立言之反復往來上下本是實體上物事易中自具之耳故曰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讀者要須活着○易之於卦變做往來看亦得做上下看亦得

○此章葉註多不可曉其末曰皆陰陽變易之道而易之所以為易也無復容議者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昆與蠃同蟲之總名○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大而天地微而昆蟲草木幽而鬼神明而人事無適而不昭合矣其故何也易者陰陽變易而已矣自所謂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不外乎一陰陽之變化焉此其所以無不合也吾人看易真箇見得恁地否

○今時人看易章○添一德○德字輕猶言一事○兀子兩脚踏牀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繫辭上傳文○蔡虛齋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者即陰而道亦在陰即陽而道亦在陽陰陽

只管迭運而道無不在焉凡一屈一伸一往一來一進一退行乎十百千萬之中無非這箇物事其莫測如此此其所謂之神也故曰神無方神即道也○此章正是不積不啓不排不發之遺意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是伊川自知如此不必謙辭蓋義理無窮書不盡言體究以得本領則在其人耳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至天道成地道平○天之生民○詩蒸民之篇曰天生蒸民此句本此民亦人也○出類○出孟子公孫丑篇出類之才謂聖人也○治之而爭奪息○初無所統一民不知所遵守五爭迭奪有聖人者起以治其弊發政明刑然後民各歸命遵法而爭奪之俗息矣○導之而生養遂○所

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百畝之田勿奪其時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也○教之而倫理明○所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也○書大禹謨曰地平天成○三辰循行風雨守時天道成也山川奠位品物遂生地道平也天道成地道平極其效而言蓋天人相與理之必至者也○自章首至此泛論帝王之道以爲下文之張本及下面方舉其世而實之所謂時有作因時而立政及子丑寅之建正忠實文之更尚都無出於治之導之教之之外矣

三重既備○中庸第二十章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四書直解曰以其至重之事故曰三重

子丑寅之建正○子十一月丑十二月寅一月也皆謂斗柄初昏所建之辰建正建以爲正不是建辰之建○朱子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又曰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此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漸凝結而成地初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漾沙之勢以此知必是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人物出來邵子言到子上古有天未有地到丑上方有地未有人到寅上方有人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三代建以爲正

忠實文之更尚○更代也尚上之也○朱子曰忠只是朴實頭白

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有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  
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二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  
文也夏不得不忠尚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  
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蔡虛齋曰忠不離乎心質却是於  
制度上致意然猶是大槩未有許多曲折也至文則曲折備矣  
此忠質文之分也

人道備矣天運周矣○此二句通受上四句不可以分貼着既字  
總下四句可見蓋此二言雖是平說然就人道備上見得天運  
之周也夫聖人之道順天而制法因時而立政故必後三王之  
迭興而後文物畢舉人道斯備矣而所謂天運周矣者亦不外  
乎此○自二帝而上至此言古昔聖王之政乃春秋之所本也

以建亥為正○事見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六年○蔡虛齋曰斗柄  
於夜初昏隨十二月分各指十二月辰位建者立也柄之所豎  
也○丘瓊山曰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  
為天統是則三代所建之正法三才之道也秦不師古而以建  
亥之月為歲首果何統乎抑何所法乎

以智力持世○智力私智威力漢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  
王道雜理之亦其一證也○自聖王既至先王之道也言帝王  
之道之衰春秋所以為作也言及秦漢者欲見事之繆戾一至  
于此耳

夫子當周之末至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至此一節正說  
春秋之作○闕里誌年表曰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

年孔子生○順天應上○文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應時  
 應各因時而立政○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云云○出中庸第  
 二十九章○朱子曰此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與天地  
 之道不相悖○蔡虛齋曰合乎理則合乎天地天地惟理而已  
 矣合乎理則亦合乎鬼神鬼神亦惟此理而已矣合乎理則亦  
 合乎三王三王亦惟理而已矣合乎理則合乎百世之聖人百  
 世聖人亦惟此理而已矣其曰考三王建天地又曰質鬼神俟  
 後聖者只是言無往不合無適而不見其善耳○林同安曰言  
 天地而復言鬼神更深一節言不但天地不悖雖鬼神之至幽  
 亦昭合而無疑也

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至於為

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德不能贊一辭○唐李善文選  
 引史記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今本無子游二字○準  
 的猶法則也○林同安曰自古帝王定歲首頒正朔教民作事  
 皆必有時夏之時則用建寅之月商之時則用建丑之月周之  
 時則用建子之月然周之建子生物之功未著商之建丑改歲  
 之義未明獨夏之建寅三陽始備盛德在木以時則正協氣已  
 至陽氣發生以令則善斟酌於三者之間惟夏之時為可行也  
 自古帝王乘載出入皆必有車然其畧者或等威之不辨其詳  
 者又過侈而易壞惟商輅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是商輅所當  
 用也冕之為制自黃帝以來已有之制度儀等至周始備其為  
 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是周冕

所當用也至於樂自黃帝以來聖王有作莫不為之而盡善盡美者莫如韶故樂自當用韶而及其舞也○又曰孔子告顏淵斟酌四代之禮樂立萬世常行之道百王不易之法作春秋誅亂賊遏人欲存天理定天下之邪正立百王之大法其事不同其意同也故伊川序春秋曰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

後世以史視春秋○史者史官紀事之書史記漢書之類義理之安○只是義理正當也凡事正當則安穩而不危殆故下箇安字○文質之中○葉註曰不萃不裡此似指文辭上而言然觀上下文義此句不可說做文辭上是亦言春秋之義都合乎文質之中也○模範鑄金之空郭也鑄瀉金汁必入模範來以成之器故借為法則之義○葉註曰權衡者酌一時之輕重

模範者立萬世之軌則○愚謂制事揆道却在春秋之外權衡模範正指春秋○或抑或縱云云揆道之模範也即所謂經世之大法者而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亦不外乎此

觀百物聚眾材○百字衆字有力故作傳以明之○之字指聖人之志蓋其學不傳則聖人之志不明聖人之志不明則百世終無善治此伊川所以悼惜而是傳之所為作也

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文謂文辭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是也義自寓乎其中宜抑宜縱宜與宜奪此其義也意者聖人筆削之精意用即存於筆削上通其文而求其義自表而裏得其意而法其用自裏而表上二句屬



知上下二句兼行上說○得其門而入矣○語子張篇文

○詩書載道之文○程子外書曰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用也○所謂不如載之行事云云○

言載聖人之志於行事之迹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索隱云按孔子之

言見春秋緯○征伐盟會○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左氏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周禮曰國有疑則盟禮記曰涖牲曰盟鄭氏

疏曰割牲左耳盛以朱盤玉敦用血為盟書書成乃歃血○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法度律令豫設之法以

應其事如不孝當誅竊盜當刑之類斷例謂斷罪之條例不孝即誅竊盜即刑之類因事以用其法此是斷例此與上章取證

意同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春秋句之無非行事總有事則是非存於其際而為明白較著故於窮理為要○且先讀論語孟

子云云○語孟聖學之要領義理之淵藪學者先讀此二書以明其理又更讀一經以通考參酌則彼此相發而義理益通明

然後看春秋足以察人事得失之機識聖人裁制之權矣苟後彼而先此則猶不知藥方而學治病也如何有得手哉故學莫

先於語孟○手足胼胝○胼胝反胼胝皮堅厚也列子曰禹惟荒土功身體偏枯手足胼胝○閉戶不出○謂顏子居陋巷

孟子以閉戶喻顏子故云然○二者之間取中○此便孟子所謂子莫執中也與時中之義大相悖○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

○性理字義曰權字乃就秤錘上取義秤錘之為物能權輕重以取平故名之曰權權者變也在衡有星兩之不齊權便移來移去隨物以取平亦猶人之用權度揆度事物以取其中相似權只是時措之宜君子而時中便是權○義也時也○義者宜也但為一義字不盡權之意思故更添時字義以時措然後盡權之說○義以上更難說○義以上指時而言義者事之宜固是可說唯其時措從且者未易以言盡之却在人之即事應時自看如何耳愚說與葉註不合然細味之此說較似明快故敢存管見後君子其擇焉

○春秋傳為按經為斷○按考也驗也斷決也○傳為按一句輕此學者皆可能經為斷一句重非深識聖人裁制之精意未易及也此是程子之所獨○注黃聲隅未詳其傳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章○治亂安危興廢存亡皆是行事之迹布在史策者其理則自存乎其間矣○讀史固要記事迹然徒記其事而不要其理則終無益於致知須要識得其理○漢家四百年○西漢十二帝二百十四年東漢十二帝百九十六年通計四百十年

○先生每讀史○成敗所該廣所謂治亂安危興廢存亡皆是料其成敗豫度其終也史中有應成而却敗者有應敗而却成者此又料其成敗而有不合處○然○按字書然與殺同殺字有太甚之意看笑殺愁殺等辭可見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機者弩牙為發動之所由故

物之所由以決此之謂機傳曰其機如此亦言其所係也蓋聖賢所存則治其所不存則亂是聖賢一身便治亂之機所在已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元祐哲宗年號印行板印之書唐鑑范淳夫所著紀唐一世之事以附議論于其下其說盡本於程子意

○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緼○緼與蘊同○序卦非聖人之緼韓康伯說蓋序卦之作只畧釋卦名以明相序之意於其本體大義皆未說及故以謂其義粗淺非蘊所存也○朱子曰先儒以為序卦非聖人之蘊某以為謂之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之夾襍都有在裏面○又曰如序卦中亦見消長

進退之義此正是事之夾襍有在裏面正是蘊○須遍布細密如是○如是二字緊受上遍布細密而看不是指序卦而言○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大匠工師也言雖有大匠唯以一斧削斲之功未可遽知其能必待工事之成然後其能始可見如觀聖人之書亦必遍布細密而後其意方可見也今只見其一偏遂以謂非聖人之蘊非知言者也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此讀周禮天官之要○周建六官曰天官曰地官曰春官曰夏官曰秋官曰冬官天官為冢宰以統理邦國內外之政小大之事無所不統也○二此心意同受襟懷洪大而言○致曲○曲一偏也出中庸○此節言欲看洪大之事須以洪大之心處之○釋氏錙銖天地○說文十

黍為系十系為銖八銖為鎰鎰銖微小之意釋氏謂六合在虛空中特一塵芥子耳此是鎰銖天地也○然不當為大則云云○釋氏實不當為天下國家之大業則其所論無用之空言而自為事不得若界之一錢微物亦弊受之際失其所宜而錯亂也必矣不是言悅一錢而其心亂了○此言釋氏之大與冢宰之大不同○又曰太宰之職難看○太宰即冢宰也○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包容也羅網羅之羅此與上又不得此心欲事之上致曲窮究當參看○混混湧出之貌○捕龍蛇搏虎豹○韓退之作毛穎傳柳子厚讀而奇之謂若捕龍蛇搏虎豹是言出此但柳氏贊文之雄健張子謨難制之意義各不同耳○止一職也○地官以下一官各為一職不如太宰

總括衆職

○古人能知詩者唯孟子○以意逆志孟子看詩之要法此其所以能知而就是言又可以見其能知詩之實矣○已喪其本心○人心本為平易才艱峻則已失吾心之本然○張子又曰詩人之志上平易故無艱險之言太宰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慮以遠愈艱險則愈淺近矣○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老成只是言溫厚平易之氣象葉註老成而無輕躁恐未切○崎嶇猶艱險也埤蒼曰崎嶇不安之貌○以崎嶇求之則私意橫于胸中故狹隘了○尚書難看○尚訓為上漢孔安國書序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如今學者何由得胸臆之大莫如致知格物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章 ○朱子曰張子云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是說得維持字好蓋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今但見得此字便是不肯去窮究那許多道理陷溺其心於清虛曠蕩之地却都不知豈可如此 ○讀書則此心常在 ○心存則理得此心常在則德性每匪懈者亦自可知 ○不讀書則內無以維持此心外無以考校之資義理其可見得乎

○書須成誦 ○此句且慢說未論看得義理如何 ○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 ○大原謂理義乃羣書之大原也心通乎道則凡書中所說之義理皆與吾心符合書所以易記也如今讀一篇文吟一首詩其能合吾心者其辭易記其不合者其辭難記

須以此變之 ○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大凡讀書乍見若無可疑者子細求之則或有窒礙而多解不得處此却由熟讀詳味來而疑則必思思則必得故曰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橫渠嘗曰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此是橫渠自曾經歷故其言之不一而止愚亦近覺稍如此益信其言之切且實也

○六經須循環理會 ○環圓物也以其週而復始旋轉不停故曰循環 ○陳天台曰此理會謂深求玩味也長一格謂學有進也學進則所見益高矣

○如中庸文字輩 ○輩猶等也 ○熊氏曰一句有一句之義其初須是逐句理會然一書先後之言皆互相發又必參互考之方

見大指也○朱子曰張子之言真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于中庸也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饒雙峰曰春秋雖因魯史而脩之然實却是作蓋賞罰天子之事非王不能正其賞罰故春秋為之褒善貶惡以誅亂賊是即匹夫而代天子行賞罰也此事前古所無孔子始創為之○惟孟子能知之○程子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朱子答孫敬甫書曰近思錄中橫渠夫子所論讀書次第最為精密試一考之當得其趣

近思錄說畧卷之三終

近思錄說畧卷之四

武江後學澤田希著

存養類凡七十條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存養二字本於此○存養之功貫乎知行蓋能存養則所知者益明而日可見之行不然則雖勉強知之而不能實有諸己終無為力行之地矣故朱子以此卷列之於致知克己之間其有旨焉哉○存養之功其要在曰敬而已矣唯敬則心斯存心存而不外馳則尚何賊性之有故此卷所論皆以敬為首子存養工夫舍此而無他道也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言聖可學也可字面既含通章之意只講時於此未容說出下文自明○一者無欲也○無欲

則本體自若純一而不雜非一而何○一者無欲之體段靜虛動直由無欲而得○靜虛言無物實於其中也○動直○直無所存屈○靜虛則明○此便莊周所謂虛室生白也○動直則公○人能不為人欲所撓則其動也無不公矣公則無偏黨矣下之廣民生之衆一視而同仁此是溥博底氣象○曰明曰通只言虛中有是具不是指應事上面言不如此看於靜字相礙○黃勉齋曰靜虛動直動字當就念慮之萌上看不可就視聽言動上看念慮之萌既直則視聽言動自無非禮今以視聽言動為動直則念慮之萌處有所畧矣故動靜當以心言也虛直兩字亦當子細體認虛者此心湛然外物不能入故虛直者循理而發外邪不能撓故直○又曰通者明之極溥者公之極○

愚謂此章之言最為高大夫純一而不雜為聖學之要也固矣然而所謂一者殆見私欲淨盡天理渾全之地而存養之成熟克己之極至在學者如何遽望之乎而周子言之者只是使人為之標的而必求至於此耳於其進脩之方猶未說破後來釋子以敬字教學者為必要切而有可據守處所謂一之地位亦可由而致焉故朱子曰周子只說一者無欲也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敬上推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葉註所載朱子說斷取通書詳文於存養之功不相干涉講時不雜解此意可也○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章○此章元論復卦一陽復生之義然陽為善故其在人為善端方萌之地此卷所載却主此意○

譬如小兒始生必安靜以育之然後漸長若當初免母胎驟勞動之其能不夭札乎於善端之萌亦然必靜以養之方能盛大如其心慮紛亂而不能寧靜其格亡之也必矣

○動息節宜以養生也○動與息對節與宜對節者節制之節宜者發暢舒緩之意猶語所謂申申字意相似如人之儼然危坐者節也悠然便坐者宜也蓋人身動而不息息而不動節而不宜宜而不節皆傷其生醫書言久立傷骨久坐傷肉久行傷筋久寢傷氣是已只其一動一息一節一宜變化循環而後其生自養也○此章歷言存養所在蓋存養工夫所該廣日用之際凡有養者皆存養之一端故并舉言之

○慎言語以養其德○言者心之聲也外不能慎言語信口說出

則心德隨而荒矣故欲養其德者必自慎言語始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震卦彖傳○蔡虛齋曰震驚百里是以雷言不是以震當雷字也○又曰古云千里風百里雷蓋風來自天故能千里雷起自地故只百里項平庵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雷震驚百里極震鳴所及之遠也蓋雷之震迅者○又曰匕鬯兩物匕匙也故本義云七所以舉鼎實程傳曰匕以載鼎實而升之於俎則尤為明矣鬯以秬黍酒和鬱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秬黑黍也秬黍只是一物詩緯圖序云秬黑黍也鬱鬱鬱鬱金草也鬯暢也釀秬黍為酒以鬱鬱金草煮而和之使芬芳條暢酌而灌神也○又曰震驚百里意謂可懼之大者也不喪匕鬯意謂能不失其常度也○問伊川言臨大震懼能安而不



自失惟誠敬而已處震之道固當如此若出於不測驚動莫不害事否朱子曰若誠敬至自是不驚驚則自是有間斷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此艮卦彖辭傳安其止止即至善之地如君之仁臣之忠之類是止字死字以下止字皆活止於所不見者非屏視聽只是不見可欲耳○朱子曰伊川說艮其背是止於所不見其意如說閑邪如所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如所謂謹聲亂色不留於聰明淫樂慝禮不接於心術

不獲其身至謂不交於物也○據伊川意是言能艮其背則內不見其身外不見其人也上文止於所不見且寬說却於下面不見其身不見其人實之○庭除○門屏之間曰除○不交於物

亦非絕物也蓋謂不誘於外物耳

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人已兩忘內外各定然後能得其止而無私邪之奪矣所以得止之道而為無咎也○朱子曰明道云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說得最好便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見所當止也如為人君止於仁不知下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不知上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敬只認我所當止也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大事小事莫不皆然○問恐外物無有絕而不接之理苟拘之然務絕乎物而求以不亂其心是在我却无所守而為外物所動則奈何朱子曰此一段亦有可疑外物豈能不接但當於非禮勿視聽言動四者

用力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學者所以講習討論者將以反成己耳苟從事於外面而不能存養則其所學只是一場說話雖聞見博於己無益所謂雖多亦奚以爲也○大抵漢儒以來其用意多在記誦文辭之際而於所謂存養之功則冥然不知也及二程出使人專用力於心上以操存涵養爲要吾道之所寄至是始正人皆得知聖學之所本程子有大功於萬世於斯亦可見矣

○聖賢千言萬語章 ○陳天子曰約猶收也下學而上達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也○朱子曰所謂反復入身來不是將已縱出底收拾轉來只是知求則心便在便是反復入身來○又曰只

是莫令此心逐物去則此心便在這裏○又曰不只是求放心便休着自能尋向上去這是存得此心方可做法必不是塊然空守得這心便了○愚謂自能尋向上去此句連上文讀蓋心不外馳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矣古之聖賢每每欲人之收放心者爲是故耳不然則使空捉得定一箇心何爲故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云云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又引成語以繳上文收放心下學也能尋向上去則說上達大學或問曰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可見收放心便是下學之事

○李籲問每常遇事云云○李籲字端伯程子門人緱氏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樂有鐘鼓管籥之音以入於耳禮有俯仰

楫遜之容以接於目皆莫非所養矣○盤盥頰沐浴之器○盂飯器說文飲器也○几古人凭坐者又案也○銘名其器以自敬言之辭如湯之盤銘武王諸銘○戒如坐右戒之類○但存此涵養意○存涵養意正是理義養心之方而其實功所謂敬以直內是也蓋敬則心存于中而無邪曲心存則理得理得而後心益正見得方無事時欲存養得者舍此而無他道矣

○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驅除○驅逐也策馬謂之驅○四面空踈謂中無主不可泥四向字而說外面事蓋屋無主則四面自無備猶中無主則一心都空虚也夫四面空踈盜之招也及盜之入遽欲作得主定而亦無緣也已○此章言學者須要存心不可強有意閑邪

○邢和叔言五言曹常須愛養精力○和叔名恕程子門人河東人按二程類語邢字上有與字然則是亦程子之言而遺書所記正與此書同未知孰是○此章所言自是一義世人多為誠意不足而厭倦之意生此是非精力之不足不真好之也又有一種人雖有好之而精力不足則自不得不倦如此常須愛養精力而為用功之資耳亦存養之一事也○精力○增韻曰精神所及處皆曰力如心力之類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朱子曰此亦只是言其大槩且存得此心在這裏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且隨自家力量應之雖不中不遠矣更須下工夫方到得細密的當至於至善處此亦且是為初學言○又曰學者全體此心只是全得此心不為

近思錄言解

私欲汨沒非是更有一心能體此心也此等當以意會○全體二字難看朱子說可深玩此只大槩存心而不放散之意若說得太深則與下文不相貫夫一心全體者乃存養之成功何言學未盡耶又何不中之有故此當以意會不可泥文字上着○存心而不放散亦在初學未易驟得此謂學者初必當以此為任也○分限學力之分限也若事物之來須隨吾學力分限應之苟心存則理從而明雖有不中亦不甚遠矣○此章且是為初學言未以此為極至學者須更下工夫日入細密處直到義精仁熟而後已矣若唯安那地頭而無復進步之功則所存乎中不熟私意萌於其間終亡其所存而至不中之遠也必矣語類曰如龜山却是恁地初間只管道是且隨力量恁地更不理

會細密處下梢都衰塌了以龜山之學而猶有此弊學者不可不勉

○居處恭執事敬○蔡虛齋曰居處未嘗應事拊物居是居室處是未動也此說是正與執事相對先儒多兼動靜說不是若然則此一句都盡何更說執事乎○朱子曰恭主容又曰恭見於外然程子曰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是恭雖主容而敬自在其中也○徹上徹下語○吳氏程曰徹上徹下言通乎上下自始學至成德無二致也○聖人元無二語○聖人之言語遠而不遺近語近而遠者在其中矣此謂無二語若常人之言遠則高遠近則淺近而已是語有二等也○居處恭執事敬二句內外動靜備矣然是皆就一身而言加以與人忠一句然後處已

處人之道兼舉而無不盡矣所以為聖人之語也

○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道○急道如持敬於旦夕之際而遽欲存得此心學者固須敬守此心但不可如此急迫已○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栽培謂持敬深厚今日持敬明目持敬至久而不息也其間直受栽培深厚而言當涵泳此心於栽培深厚之間也○但急追求之只是私已○栽培久則存乎中者熟蓋不期然而然若急追求之則著意強為而不任其自然便是私已而已如此則自與道背馳而終不足以達之假令拘束得心在此又復奚益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思無邪指動時言毋不敬該動靜言思無邪是成功毋不敬是用功故朱子曰思無邪是心正

意識毋不敬是正心誠意由此觀之二句雖是平說而實以毋不敬為本

○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章 ○生者生熟之生朱子曰心生言只是敬心不熟也○心生是持敬之功未深也太以敬來做事得重言持敬之過重一是過一是不及心生故不自得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故不安也然不自待則不安不安故不自得二者其勢又相因○恭而無禮則勞○出語泰伯之篇○恭者私為恭之恭也○夫子以恭對禮而言故明道以為恭者人為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禮孔子間居篇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程子之言蓋本於此非體謂無形象之可模倣蓋禮字解雖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其實只

是自然底道理道理何曾有形體耶此又以禮對恭而言故曰  
○恭而安○出語述而之篇安字與語之意小異彼則謂聖人  
德容恭中自有從容不迫之意蓋就外面所見而言此處安字  
專就心上而言夫恭敬皆循理則無厭倦劬勞之意如今儼然  
危坐只管著意強為須臾之際心倦意闌而終無從容自在之意  
若知理之不可以不危坐循而為之則心安意肯無復有厭倦  
此恭而安也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貴亦是此意

今容貌必端至循理而已○或曰獨善其身言如鄉原所為也其  
說大謬所謂獨善其身本不是不好事只此毫有意於此則是  
安排而不自然故非之耳若彼鄉原則亂德之小人君子所深  
絕者也豈其足論焉乎○或又曰此與孟子所謂窮則獨善其

身異此說却是孟子之意只從傍人說不是君子自道善其身  
也○此一節申言恭而安之意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恭也無  
私意而循理則安是言君子之心事以示學者

○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剩餘也猶言添却○便是  
必有事焉而正之也○明道之意以有事當箇敬字夫常持敬  
而無失者便是必有事也然而持之大甚此又正之也蓋其持  
之大甚者是著意而作繩著意作之便是正之○亦須且恁去  
○且姑也恁如此也此句受正之言夫正之者固君子之所不  
取也然如初學姑自這裏做去亦可蓋不著意而安之者苟非  
天資高邁之人未足語此若一切棄絕著意則初學無下手之  
處故曰亦須且恁去必有是說而後人可依守矣明道教人

懇到而不迫切如此○如此者只是德孤○此又承上文而推其本孤字鄰字皆與語之意不同孤者單薄之意鄰亦謂德之以類相從下面所謂德盛即德不孤也左右逢其原謂有鄰之意○林同安曰左右是不一之辭猶詩言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一般○愚謂自無窒礙就心上言左右逢其原就事上言此言有這道理充胸中則心自無窒礙左右前後四隅八面隨吾所為無不逢個本原底道理矣夫如此又何不安樂之有而尚煩助長正之之有哉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字兼動靜葉註偏為靜時工夫說非也此蓋泥下句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而云然不知其引中庸文者只是言本體之存耳不應就此言敬亦

未發工夫蓋敬之貫動靜其說久矣且有無失二字在何單為靜時說乎○敬而無失本子夏之言亦該動靜說○動靜持敬而無間斷則不偏不倚之本體無往而不存矣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也○朱子曰敬而無失本不是中只是敬而無失便見得中底氣象此如公不是仁然公而無私則仁○又曰中是本來底須是做工夫此理方着○語類問敬而無失莫是心純於敬在思慮則無一毫之不敬在事為則無一事之不敬曰只是常敬敬即所以中愚謂常字亦可見是該動靜而言也○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司馬子微名秉真諡貞一先生○梅天隱子養生書司馬秉真所著其目有八曰神仙曰易簡曰漸門曰齋戒曰安處曰存想曰坐忘曰解神其坐

近思錄卷之四  
忘論曰坐忘者因存而忘也行道而不見其行非坐之義乎有見而不知其見非忘之義乎何謂不行曰心不動故何謂不見曰形都泯故○坐忘坐馳皆出莊子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出太宗師篇又曰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出入人間世篇○朱子曰他就是要得恁地虛靜都無事但只管要得忘便不总是馳也○愚按坐忘二字共言虛靜無事之意不是謂坐而忘其坐也坐馳謂身坐於此而心馳於外然此只言其外馳而已坐字意不太重蓋常有意於忘則心拘滯於此而中無存主是要忘而不忘心却馳了藉令坐忘得亦只是放心卒歸坐馳而止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云云○長安西京廊殿下外屋以意數不

指點也越猶爰也語辭○此章地位儘高正是明道分上事非初學之所議凡事循於念慮之發而不用著意者殆是從心之所欲不踰矩之地頭在學者則不可以不反覆審思苟唯從其初念而不致丁寧意喜見其欲動情勝以至離道之遠矣可不念哉○大抵人心善端之發多在初念且若惻隱之心乍見孺子將入井條爾發動這箇便是天理之著如那上面才著之意則或欲內交於孺子之父母或要譽於鄉黨朋友之意雜出其間此亦著意却亂其心者也如推此類而以意會則又可爲今日之受用是不可不知也○此章之意大似禪家但彼所見則外道義而空嫌著意明道還恐心爲妄動而有失道義此其所以不同已



○人心作主不定章○作主持志以作主也○自上著牀使不得  
思量事○是謂中夜寢息之時蓋數年間不應晝夜絕思量故  
知是特指寢息之時也○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須用也下  
須字同此句通晝夜而言○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此猶釋  
氏常見鼻端之法常之寄心於一箇形象上而欲不少背馳夫  
只管欲不思量事強把這心來制縛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是  
安排強為非理之自然也○君實自謂吾得術矣○程子曰君  
實嘗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且不寐其後告人曰近得  
一術常以中為念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一人好字與其為中  
所亂却不如一串數珠之念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  
思量箇甚只是不以心為主○朱子曰明道說張天祺云云他

是不思量事又思量箇不思量底寄寓一箇形象在這裏如釋  
氏教又便有此是這箇道理如何是佛云云愚按如洞山  
麻三斤之類胡亂掉一語教人只管去思量又不是道理又別  
無可思量心只管在這上行思坐想久後忽然有悟中字亦有  
何形象又去那處討得箇中心本來是錯亂了又添這一箇物  
事在裏面這頭討中又不得那頭又討不得如何會討得天祺  
雖是硬捉又且把定得一箇物事在這裏濫公只管念箇中字  
又更生出頭緒多他所以說終夜睡不得又曰天祺是硬截濫  
公是死守旋去尋討箇中伊川即曰持其志所以教人且就  
裏面理會○張天祺名馱橫渠之弟詳見伊洛淵源錄君實司  
馬濬公之字○持其志○孟子之言敬以持守其志不為氣所

亂則是心作王定。聖賢必不害心疾。聖賢心清氣定胸中自然安靜何心疾之害哉。

○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此欲天理之無少間斷也。學問之道無他常存天理而不失而已矣。篤於持敬雖苟且細微之際不敢忽之則無時而非天理之存矣。故曰只此是學。讀書錄卷二曰程子作字甚敬曰只此是學。蓋事有大小理無大小大事謹而小事不敬則天理即有欠缺間斷故作字雖小事必敬者所以存天理也。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聖人無心記事則其心湛然無所繫著故能常記。今人著心強記故其心躁擾愈不能記。然不能記事與處事不精二者又皆出於養之不完固也。

存養完固則其心虛明而天下之理備於方寸之間故不記事而常記得。又且處之精當以此觀之所謂聖人不記事正就這上面言。今夫中無所養徒然遺事以欲其能記得則萬無此理也。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云云心不可有一事。○問凡事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有一事。朱子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於心可也。明道肚裏有一條梁不知今人有幾條梁柱有肚裏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些滲漏處便留滯。○李退溪曰省錄曰事無善惡大小皆不可有諸心中此有字泥著係累之謂正心助長計功謀利種病痛皆生於此故不可有若如三省之類有事於心即孟子所謂必有事焉之有此豈所當無耶。

如欲并此而無之則自堯舜禹湯精一執中顏冉請事斯語皆可廢而必如佛老枯槁寂滅而後為學之至也奚可哉此一事亦難者得如延平先生所謂非著意非不著意即此事字之意也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入道猶言通乎道以知言朱子註論語學而之篇首曰入道之門積德之基積德以行言可見入道以知言也○非敬則心不存心不存則中空虛將何由察理致知乎○今人主心不定○以心為主宰而不為事物所奪者唯敬能之今人不能持敬其心紛擾為事所累故視其心如寇賊險阻而不可制此是似事來以累其心然事物元無心曷敢累人心自是我心妄動而為事所累耳若心主乎中湛然不擾

隨事之至吾以其當然處之則何事物之累哉夫如是而後當知天下之物各有法則而無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人只有一箇天理○程子又曰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天理也天理之不存則與禽獸何異矣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做心主定以心為主也○不是心中又做一箇主心本是一身之主只人自不為主故被思慮紛擾不能自寧猶將帥不定卒徒騷動不能安也○止於事止事之所當止也葉註曰止者事物當然之則是以死字解活字且與下面所說不相應似欠分曉○是章伊川引發存養工夫蓋要做心主定而強拘束箇心以使不動則必歸於偏滯枯槁而失靈活之體此謂做得心主可乎故要其能任地

近思錄卷之四 十一

只須外面止於事，凡事惟顧當然如何，從而止於此，則內自靜安。然後心主可定，雜慮可掃。伊川此論前人所未發，為尤深切。而有下手處。○為人君止於仁之類。○此舉其止之一端，餘可例求。故曰之類。○如舜之誅四凶。○此又明止於事之實迹。蓋舜之誅四凶，可惡者在彼，舜從而誅之耳。何容心於其間耶？舜何與焉？一句更推一步說，便下文所謂物各付物之意。○物各付物。○物各任其物理，吾不與於其間。此謂物各付物，其道則無將無迎，物來而順應是已。如彼為物所役，反是。○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嘗見好棋者，方其對棋，自朝至夕，終不知倦。如於他事，未必不倦。因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倦皆是無誠處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靜字是一章之骨子。蓋其存養成熟，胸中灑落無許多紛擾躁雜之累者，這箇地位極高。此必非程子分上未易及之春意。天理流動之意，春者生氣流行之始，萬物萌動之時，天理最著顯處，故曰春意。夫一心養得而不畧，有私意躁擾之累，然後見萬物如彼日月，代明寒暑，錯序雲行雨施，雷震風起，火炎水流，禽飛魚躍，草生木長之類，無處而非天理之流動矣。便是春意。邵子易卦詩三十六宮，都是春字，亦與此同。○靜字自己而言，春意就萬物言，然要吾心先有這春意，夫然後見萬物春意活潑，以感中心。苟己未有春意，自與他不相干。雖萬物目目擊，茫乎不知此味也。吾心有春意者

何如私欲淨盡而天理流行者是已故曰此必程子分上事細  
味此章有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之氣象○此章程子蓋有所感  
而發○此章之義其為至高也固矣然又不可說絕不干於常  
人今試靜坐一室熟存那意以見事物彷彿如有春意但其所  
見得條然之際而已絕及應事無復見他意思蓋人心虛靜時  
極寡躁擾者常多也是故學者之功莫善於靜坐中心躁擾最  
害於學

○孔子言仁只說云云○大賓是有德有位的賓客大祭是如郊  
祭廟祭之類○出門使良要包未出門使民之時看有諸中而  
後見於外觀其一出門而都如覓大賓及使下民猶如大祭  
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苟平日不持敬必臨出門使民之時然

後欲其如此未有能之者也此知斯二句動靜縱橫自莫不該  
矣只聖人之言姑就動時說起欲人之有所持循耳○看其氣  
象云云○胖安舒也夫動靜縱橫內外巨細無適不敬則天理  
常存而無一毫邪曲之累夫然故仰俯無所愧怍而其心寬平  
廣大心已寬廣則體必安舒其至須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持敬  
之功其大到此唯人不居敬故不能得是效耳○惟慎獨便是  
守之之法○陳新喆曰又恐人外貌如此而中心不如此必於  
一念萌動已所獨知之處而致謹焉便是持守此敬之法此以  
出門使民為外恐非正意蓋出門使民既該得動靜內外而程  
子特發之者一念幾微之際人之所易忽於此不謹則敬意間  
斷而人欲暗長惟慎其獨則持守縝密而無滲漏然後能盡聖

人所說之旨以馴致上文許多效驗不是以出門使民為獨說  
 外貌而未及內故又添慎獨二字也○蔡虛齋曰有諸中而後  
 見於外其實見實秉祭亦非全是外只明其敬之見於應事者  
 ○又曰守之謂守着敬心也

○聖人脩己以敬○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聖人之心自少而壯而  
 老純焉天理無有一息之間斷便是敬已聖人自有這般敬而  
 身無不脩矣故曰聖人脩己以敬書贊堯之德曰欽明贊舜曰  
 溫恭及成湯聖敬日濟文王緝熙敬止可見聖人亦無非箇敬  
 者只聖人之以敬與學者之持敬氣味迥別耳○蔡虛齋曰脩  
 己以敬兼內外動靜而言人惟敬則百事皆當不敬則百事皆  
 不當此脩己以敬所以有安百姓之理百姓舉天下而言○篤

恭而天下平○出中庸第三十三章○蔡虛齋曰脩己以安百  
 姓篤恭而天下平兩句一意可以相發明故兼舉之○聖門說  
 敬多就用處發如敬事而信執事敬之類蓋欲人有所依據也  
 若求其全體脩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惟斯二語而已故程子  
 兼舉之○惟上下一於恭敬則云云四靈何有不至○禮運曰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林同安曰上指君下指臣民  
 上能脩己以敬則下而臣民皆感之而恭敬而上下一於恭敬  
 矣上下一於恭敬尚在安百姓天下平上○蔡虛齋曰惟上下  
 一於恭敬則和氣充塞於兩間是以天地位萬物育而和氣之  
 精英又鍾為四靈如禮運所謂鳳凰麒麟皆在郊藪龜龍皆在  
 宮沼者○此體信達順之道○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

近思錄

信是實體此道於身達順是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蔡虛齋曰體信達順都在敬字內兼體用言即所謂致中和也中庸致中和只是一箇敬舉其極功而言故曰致再能致中和便天地位萬物育此自然之理程子此言學者須把做箇第一大題目看○聰明睿智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蔡虛齋曰是字此字皆指體信達順體信達順即敬也○又曰聰明睿智由是出者誠則無不明矣心胸越開朗義理越明瑩以此事天享帝文王降在帝左右惟聖人為能享禘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之義○胡雲峰曰聰明睿智皆由是出夫敬又非塊然自守而自能安人及物也蓋惟敬則私欲不作心體日明所聞無所滯所見無所蔽香聖通徹智燭且廣所以事之處其

當物之得其情則百姓人物無不安者且可以此事天饗帝況在人物有不可格者乎○愚按吾儒以敬之一字為用功之第一者其說自程子始而秦漢以來儒者絕所不及也近世俗儒或駁之以謂敬之貫動靜徹上下之說孔門之所不言不知脩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此言便見敬之貫徹動靜上下程子每提敬字切教人者蓋有見於此而已豈謂違聖教乎哉○脩己脩字所該廣大學誠意正心修身皆在其中夫唯能敬而後意可誠也心可正也身可脩也末有不敬而能意識心正身脩者故曰脩己以敬安百姓該齊家治國平天下看何等事不統於這敬此知敬之貫動靜徹上下其義不始於程子而出於孔子焉朱子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其亦本於

此歟學者知此可以辨世儒之雜論矣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存養成熟則無許多係累扞格之患便其所行不待十分勉強泰然長進所謂本立而道生也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屋漏義見第二卷不愧屋漏亦存養成熟之地位

○心要在腔子裏○陳天台曰腔子猶言身子耳○朱子曰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明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一刻之不存者也○不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瞻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矣○又曰敬便在腔子裏○只外面有此階

便走了○外面有隙罅謂行之有欠缺蓋內外一致未有外面放肆而心存者故外所行有此欠缺則心隨而走了是以存心之功亦當就外面用力耳程子此言欲使人內外交養也

○人心常要活○朱子曰活者不死之謂愚謂心無所繫著則常活而不死如此則不失其具衆理而應萬事之體所以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繫辭傳文○此章要須見得明白易書本旨正說天地造化程子還就那上面見有箇敬底道理因借來就人心上說夫天崇地卑設位於上下而自一定建立者便是敬之體而變易流行之道行乎其中者便是敬之用若就天地言之其理亦如此耳其於人心身心收斂



而專一靜定此是天地設位氣象而能若是則動靜語默皆一天理之流行而已所謂易行乎其中者可見此語只是敬底意思如此看方分明葉註所引朱子說天地亦是有箇主宰云云主宰字不甚切恐是非定說也○敬則無間斷○敬則天地常位易常行乎其中亦要就人心上看得○此章借經文周旋來極妙將天地造化說却就人心言之乍見其義如不相干而細求之其理實一而其論決不可換可謂精義入神者矣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越於也○上帝即天理也能敬則天理存故常持敬則天理在我而無間斷此可以對在天○或曰毋字曲禮為禁止辭此須為無字解未必然蓋毋不敬則無時而不敬此自有對於上帝之理也然則亦為禁辭者何妨大凡

讀書無害於義則從舊說可矣

○敬勝百邪○天理人欲勢不兩立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未勝則天理隨而有缺敬則此心虛靜光明天理自得以羣邪不得稊之益驗中瞭焉故一有邪欲則必知之猶白紙上一點黑子然則衆邪何得隱伏其間只常人不持敬則其心全昏了故雖邪欲生乎中不自知之百邪日滋長以遂滅其天理夫能敬者反是所以勝百邪也此章學者當為省察之準的雖曰持敬邪欲未克則是存養之不熟也必克盡百邪而後方知其成熟已○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此仁字須將當理而無私心說着○語類問程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以此便謂之仁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如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能如是則仁亦在其中如克己復禮亦是仁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象大祭亦是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仁看那路入但從一路入做到極處皆是仁○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如今有意以敬直內則是出於期必計效之私所謂正之也安得直乎○朱子曰敬立而內自直若欲以敬要去直內則非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有事且虛說其意則以敬為事而已

○涵養吾一○涵養則本心常存本心常存則外邪不雜於其中故一

○子在川上曰章○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林同安曰天道運行不息聖人之心亦然故曰此見云云也○天德王道○

蔡虛齋以為大學之誠意正心脩身天德也本此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王道也愚謂王道者純一大公之謂二帝三王之道皆然有此毫私意則是霸術而非王道天德王道本無二致自天理得於心而無間斷言之則曰天德自其有化天下之具而言之則曰王道惟有純然不已之德而後可語化天下之道耳○其要只在慎獨○朱子曰人多於獨處間斷總不慎獨便去隱微處間斷了能慎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慎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如何便會如川流底意○林同安曰天理在久亦無間斷但人於隱微之中私欲一萌則天理於是間斷矣故其要只在謹獨謹之於隱微之中以禁其私欲之發而極夫克養之功則吾心之理接續無間聖人之純亦不已在我

矣

○不有躬無攸利○此二句蒙卦六三爻辭程子斷取說去非解  
 易上正意大抵立本直內是程門之學流故屢提此意立已內  
 立得主宰定之謂化物化於物也化者轉化之意撓亂也○如  
 今讀書固是好事然內立主宰不定徒從事於書策之間則沒  
 濫無統紀讀這書而未達又去欲讀那書這義未明那義又生  
 疑惑心下煩擾無定見者此皆為物所化萬事都然只已  
 立後天下萬物之理了然於胸中而無不得其當矣禪家說心  
 悟轉法華心迷法華轉其義暗合○了當心了其理而處置當  
 可也○內外言○朱子曰已不立則在我無主宰矣雖向好事  
 亦只是見那事物好隨那事物去便是為物所化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患猶病也此與孟  
 子所謂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之患一般不是謂學者自患之也  
 公病猶言通患○學者只要立箇心○立心即上章立已也能  
 立得箇心則自寧靜心慮紛亂蓋有不俟治而治者矣而此上  
 頭又是一難事須用許多商量而已

○閑邪則誠自存章○程子又曰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  
 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  
 惡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註曰閑邪之意即是誠也雖於  
 理無礙而與本文語勢不相合程子之意猶言去惡則有善業  
 註猶言欲去惡者即是善也可見語意小不同解聖賢語唯可  
 順其正意不須有分毫差○閑邪之與存誠只是一事閑邪之

外無復存誠工夫故程子發之使人知其一意但不當說閑邪之意即誠也耳○役役為物所使也莊子齊物論曰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誠者人之實心初存乎中只為外邪所蔽以失其真耳故孟子言性善無非由內而出矣如孩提之愛親敬兄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是已此只為誠之初存乎中也見得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者○動容貌整思慮○動從動之意動容貌所謂正衣冠尊瞻視頭容直手容其之類儼然奮立無有怠惰者動之字面含肅敬意整齊整齊紛亂之反此二事是閑邪工夫蓋敬本閑邪之道如今只管從動容貌整齊思慮則敬心自然生無外邪可入之機關邪工夫舍此而無他道矣

敬只是主一也○主字輕一字重程子又曰主一只是專一可見主字只是帶言蓋專一而不雜則便有主意○問主一朱子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却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又曰身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又曰主一兼動靜而言○陳北溪曰無事時心常在是則不走作固是主一有事時心應這事更不將第二第三事雜是主一○既不之東又不之西至如是則只是內○此只反復言之以明主一之體段非有異義也葉註分動靜不是中字只是直字意其言中者自東西字而來蓋不散之東西則在中央在中則直而不狂○存此則自然天理明○此字指主一○將敬以直

內涵養此意○此意二字緊受上句而言○注尹氏明曰云云  
○按此尹氏答祁寬之問見伊洛淵源錄此說指出王一一意思  
尤分明人之須於這上理會

○閑邪則固一語類曰只是覺見邪在這裏要去閑他則這心  
便一了此却前章葉註閑邪之意即是誠也之意然玩本文之  
意亦只言閑其私邪則心專一而無雜矣○朱子曰王一一似持  
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王一一則守之  
於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愚按朱子以王一一  
閑邪兩平說下固切日用工夫但如此章之意則歸重王一一前  
章云中有王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亦是此意○一  
者無他云云○陳天台曰整齊嚴肅如正衣冠尊瞻視之類○

內外元一致故外面整齊嚴肅則內面便一內面一則自無外  
邪之干此是內外合一說○此意但涵養久之○此意即由外  
面以一內面之意○自古聖賢言學多使人自外面有形象處  
把捉起來此最是切又故程子一則曰但惟是動容貌一則曰  
整齊嚴肅皆欲人之有所模捉也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章○操則存舍則亡○四句都言心之  
變化不測○陳北溪曰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  
彼亦無定處操之便存在此捨之便亡失了○操字不是著力  
把持只是從然提起底即是箇敬故曰操之道敬以直內也  
○敬則自虛靜○敬則無私邪紛擾之患而心自然虛靜然虛靜  
是敬之功效不是用功之謂敬元持守之名故不可把虛靜喚

做敬○葉註所引朱子說當玩敬該動靜固離事物不得此吾儒之所大異於禪也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絕聖棄智○出老子第十九章○坐禪入定○阿毗曇論曰何名禪答謂斷決正觀名禪傳燈錄云智隍禪師曰我入定時不見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若欲免此○免此免思慮紛擾也○有主則虛云云○朱子曰自家心裏只有這箇為主別無物事外邪從何處入豈不謂之虛乎無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既無以爲之主則外邪却入來實其中此又安得不謂之實乎○又曰若無主於中則目之欲也從這裏入耳之欲也從這裏入鼻之欲也從這裏入大凡有所欲皆入這裏便滿了如何得虛○又曰中有

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此重在主字上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重在敬字上○又曰程子既言有主則實又言有主則虛此不可泥者須看大意各有不同始得凡讀書則着他上下意是如何不可泥着一字○凡人心不可二用○不可不得也人心本一在此則不及彼自二用不得

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朱子曰主一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雜之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夜時只著夜了此一件又做此一件○又曰自秦以來無入識敬字至程子方說得親切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蔡虛齋曰敬訓主一無適而實不膠滯若做此事方主一於此忽又一事有重於此者則又當移其主一之心於彼矣初亦不害

其為主一而無適也○且欲涵泳主一之義○義意義也○不  
則二三矣○可見思慮紛亂者只是由不敬也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嚴威儼恪四字出禮之祭義嚴嚴肅肅  
威重儼儼正恪謹恪皆外貌致恭者敬存于中如外面單致恭  
則未是敬然凡工夫必自外而內自粗而精且外面整齊嚴肅  
則心便一故又曰但致敬須自此入○愚聞之師曰敬之義尤  
難辨要在學者深察體認世儒於此多未分曉蓋心不飛揚不  
沈落之間便是敬之地位飛揚則輕浮粗躁固不是敬沈落則  
心便死了亦不是敬只喚醒此心常使不揚不沉者此是敬已  
二帝三王周公孔子自然有此心也顏曾思孟程朱勉強存此  
心也奉宗廟臨朝廷此心以行之也接賓客交朋友此心以處

之也脩一身者此心以守之也為一天下者此心以推之也省  
應事接物百行萬善莫非此心之貫矣故曰敬之一字聖學之  
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如此看庶幾似得其要領矣

○舜孳孳為善○出孟子朱子曰孳孳勤勉之意○嘿然無言○  
嘿與默同此一句謂空寂之意如老佛之徒是也○陳新安曰  
未接物時敬以直內以立其本及接物時義以方外以達其用  
此動靜交養內外夾持之功皆所謂為善也必如是而後為善  
之功始密矣不然則未接物時為無所用其為善之力乎

○問人之燕居○燕居閒暇無事之時○箕踞展其兩足形如箕  
也不可必分解○六月中來緜氏○六月溽暑難勝之候緜氏  
地名○危坐○陳天台曰危坐猶正坐也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章○主莊以容言主嚴以事言  
 主嚴如周亞夫以軍禮見天子之類莊嚴雖是以外言然其所  
 至之乃有思慮存○如發不以時○如居喪思樂立朝憶家之  
 屬○紛然無度○言彼此雜糅而無法度也葉註此句做兩段  
 說恐破碎直須一氣讀下

○蘇季明問章○季明名晒武功人初橫渠門人而卒業於程子  
 者○問意以為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即是中之所在故要就斯  
 地求中底氣象不知既思求之其思即是已發不可以論未發  
 也故伊川曰云云○中庸只言喜怒哀樂者約文而言之其實  
 包愛惡欲而在其中既思求之即是屬欲非已發而何○總發  
 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竊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如就動

上看亦似不妨何也今人日用應接之際不喜不怒不哀不樂  
 淡然無偏之時徃々有之當是之時心雖已動而未涉於喜怒哀  
 哀樂則就這裏說中亦不為無意義如從此說季明之問還未  
 可謂不可然伊川言總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蓋中庸下  
 文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此見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必指  
 一念未萌之地也夫唯一念未萌故天下之事由此而出所以  
 為大本已若夫總萌只是一事不可謂之天下之大本故伊川  
 斷乎云然從中庸精意也○人心發動之始雖固有未涉喜怒哀  
 哀樂者究竟無逃於七情驗之自己可知且就動上說未發則  
 欠心體本原之一層意終不周匝此可以見程說之精當渾全  
 矣



又問呂學士言云云○呂與叔為大學博士故曰呂學士○存養便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此却不害其為未發大抵戒慎恐懼不要大段著力把捉只提撕此心令常惺惺者即是朱子曰戒慎恐懼不須說得大重此只是畧々收拾來便在這裏其意可見故伊川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云云○季明蓋未深察上文存養之言以謂雖未發之前亦不可瞋然不肖然總思之則又不可謂之未發這裏當如何用功因有此問也○只平日涵養云云○蓋必體立而後有用行故及其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此便上文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之意但曰平日則不單指未發而自包得未發

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至見聞之理在始得○朱子答呂子約書曰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心之有知未發與目之有視耳之有聽心之有思已發不同此說好看上三句三有字重即程子所謂見聞之理在也下三句視聽思字却重便是正視聽思去○見聞之理在○在字重言存之於中只常涵養則此理自有在

賢且說靜時如何至忘生言靜○程子此論頗有可疑季明之意蓋謂靜中不宜有一物然心本是靈活底物事故這裏自有知覺處此說最的當且與上文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及下文靜中須有物始得之言自相脗合不知程子何故非之豈以季明說為就發用而言歟然味其語勢季明亦非就

發用言即朱子所謂知覺不昧者初不害說靜處程子却非之者何哉可疑可疑語類曰此恐伊川說得太過若云知箇甚底覺箇甚底如知得寒覺得暖便是知覺一箇物事今未曾知覺甚事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今且解本文只當說程子偶以季明語為涉發用故言如此而已○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云云復之卦下面一畫一陽方生便是知覺運動底意思安得謂之靜此與今所論意義相同故引之爾

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言未發之前殊無可下手只於其動上求靜底意否此是近主靜之意故程子與之曰固是○釋氏多言定○定禪定也釋氏禪定亦兼動靜不是一回空寂了其言曰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此其言定爾但彼所謂

定者一事禪定而不問理之當否終無益於斯人耳然而程子主意全不在此只彼言定此便言止雖有得失邪正之與大抵皆動上得靜之意故并舉之而已○遇事時云云便自不出來也○心如重名則為名之事出來如重利則為利之事出來乃至盤色臭味之屬皆無不然此其所以動而不能止若能物各付物心無偏重却有甚事出來如此則雖應接萬端而止其所止以無妄動之患矣

靜中須有物始得○朱子曰此只是言靜時那道理自在却不是塊然如死底物也又曰有聞見之理在即是靜中有物○愚謂有物二字下得最妙唯曰有物則固未涉已發又不是空虛死物且看伊川不恁地說破更何人能說得端的○這裏便是難

迦思錄

處○難難知也○能敬則知此矣○不是能敬則莫知其真者  
所以為難處已亦惟深求而後正知其為難處

○曰敬何以用功○如麻言繁亂也○須是習○習字重須著精

神○朱子曰而今學問只是要一箇專一若參禪修養亦皆是

專一方有功修養家無底事他硬想成有釋氏有底硬想成無

只是專一然他底却難自家道理本來却是只要人去理會

得却甚順却其易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下自家所學之淺深○「者所倚以取決

者言人就夢寐間亦可以決其學之淺深也顛倒謂反常理衆

人夢寐往々然○胡氏曰聖人誠存則其夢治他人思慮紛擾

則所夢亦亂或邪或正與且晝所為等爾善學者謹其言動而

又必驗諸夢寐之間也○朱子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

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愚按魂魄氣之動靜去滿形體者

心是氣之精英故其神妙靈明以為一身之主此心與魂魄之

別也○魂魄字義難明禮記註鄭氏曰口鼻之呼吸為魂耳目

之聰明為魄又左傳昭公七年鄭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

魄陽曰魂又淮南子註高誘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又韓

詩外傳曰招魂續魄云云魂曰招以其為出動之氣也魄曰續

以其為靈靜之精也又理學類編思神門或問草木土石有魄

而無魂否朱子曰易說精氣為物則是有精氣方有魂魄草木

土石不可以魂魄論但出底氣便是魂精便是魄譬如燒香烟

便是魂燒出漿汗來便是魄魂者魄之光燄魄者魂之根本此

可以參考

雖是善事心亦是動○言方中夜偃息之時心宜靜定思慮非其時也如心有所繫著而夜夢見之則是寐中猶有思也故其事雖善而未免擾動也○伊川此論亦竊有疑若然則孔子夢見周公亦謂之妄動乎只如夢寐顛倒固是妄動可以上心志不定操存不固若有事可深思者而念之思量之至夜夢亦見之則又何害伊川之說恐似太過頑陋之資膚淺之學妄議前賢實可謂僭踰之甚者矣然以孔子之事考之自不得不怪敢存疑以俟君子之是正焉○論語大全問夢周公是真夢否朱子曰當初思欲行周公之事時必亦是曾夢曰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怎容他不動夜之夢猶晝之思也思亦是心

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愚謂朱子之說正大無礙讀此本文者不可不兼知之○凡事有兆朕入夢者却無害○如夫子夢奠於兩楹之間歷史所載此類儘多雖未知其信否驗之今人間有似此者則理或有之此是兆動於彼而吾心初不關如是則無害已○今人都由心○由心任心也○曰心誰使之○如欲不任心則須有使他者始得故問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語類問以心使心此句有病否曰無病其意只要此心有所主宰○葉註曰以心使心非二心也體用而言之耳此說不是以心使心蓋該體用動靜如今要戒慎恐懼要戒懼者是此心所戒懼者亦是此心如要慎獨要之者是此心所慎獨者亦是此心無體用無動靜

心有主宰而不使放肆此以心使心之謂也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朱子曰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也○愚謂持其志者雖所守在于中然中能有所持則其氣自盛無暴其氣者雖所養在于外然外無所害則其志愈固故曰內外交相養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章○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今止曰出辭氣者從省文也○此章之意欲內外兼用其力而又要見得這裏有本末輕重之等蓋心猶印文也印文正打過千張紙萬張紙俱正若印文不正則千張萬張俱不正故唯中有所養而後發於外者自然罔悖然又不可謂用力于中則於言語上全不省故曰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

○先生謂繹曰章○校比較也○忘生徇欲○謂逐功利以勞耗心氣者食色伐性則不假言也程子所恥在是則不為徇欲以傷心氣此自有養耳非強欲保生也○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人問何以得此曰學之力也宜與此章參看○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把捉不定言心不存心之所以不存固非一端或為名利或為聲色或為遊宴或為玩好所放雖多端率之皆是牽私意而已一有私意則心德從而亡非不仁而何○語類曰惟其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也亦自不妨只味文勢前說稍穩順且切於存養工夫恐似可從

○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通前數章皆伊川語此又書伊川先生曰蓋衍文也○首一句且虛說下面正說出講時於首句

不可添說寡欲字○史記曰利令智昏與此章之言相為表裏  
○朱子曰欲寡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又曰二者自是兩  
頭說話本如無相干但得其道則交相為養○愚謂二者指致  
知與寡欲其交相為養之說發本文之餘意而尤深切學者須  
體認焉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朱子曰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  
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  
亦志動氣之驗也○愚謂重則必舒輕則必疾但其氣味各不  
同耳

○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孫思邈千金方有四百四病之  
說○此又大槩說如不謹其身而致疾病則不可謂之不由自

家只病之作多邪氣從外而入者也若心便是操則存舍則亡  
全然由己豈可任其所之耶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只是學顯言語○明道說是  
處他亦聞得說是明道說非處他亦聞得說非只管任地學去  
無着身處故其弊心口不相應須有箇着實工夫始得○靜坐  
亦存養一事○問程子常教人靜坐如何朱子曰亦是他見人  
多思慮且教人收拾此心耳初學亦當如此○又白孔孟以上  
却無此說蓋初學之人思慮煩擾心志由何而定故二程姑教  
人靜坐而已○又白舊見李先生常教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  
是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  
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而不存○又答張元德書曰

明道教人靜坐蓋為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却是釋氏坐禪矣但著一敬字通貫動靜自無間斷○愚謂此數說讀本文者不可以不記正得知二程教人之說而不偏於靜坐上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云云○朱子曰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遠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蔡虛齋曰三月不遠者仁在內而為主私欲在外而為客也日月至焉者私欲在內而為主仁在外而為客也○循循有次序貌勉之循之自始學而欲進日月至焉自日月至焉而欲進三月不遠也○過此幾生

在我者○朱子曰幾非在我如種樹一般初間栽培灌溉及既成樹了自然抽枝長葉何用人力工夫到此則非我所能用其力而自然不能已如車已推而勢自去如船已發而纜自行○蔡虛齋曰過此幾非在我非謂過三月不遠便是聖人也此表上文使心意勉之循之而不能已而言能過此勉之循之之關則欲罷不能矣只是此關難過○又曰本文而不能已四字只是勉之循之意幾非在我則聖人之地可至矣○愚謂不能已只是不已也與欲罷不能地位大不同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羈束說文羈馬絡頭也又制也束縛也○自然恭謹○恭謹只是不放肆意不可說得重試看自己心清時氣象如何○如此何也○美章首二句而言○客慮事物

從外而入以動其思慮者常心平常底心對客慮而言習俗之心是從來習深偏勝之心客慮就一時而言習俗之心以平且言實心是義理實然之心

○人又要得剛章○有人生無喜怒者○主意全在怒字喜字只是帶說喜怒人情所不能無者又所不可無者也唯其發於血氣之私而不出於義理之公者為可懲耳若彼無喜怒者其實柔懦不能奮發者故又要得剛○人生無喜怒者亦世俗所謂善人而終難進於道故戒之

○戲謔不惟害事○戲兼言動謔戲言也戲謔二字出衛風淇奥之篇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為嚴師恭敬奉持而不敢忽之

意知所懼謂敬畏凡所動作則必敬畏而心不苟用此便以己心為嚴師之意○此章之言橫渠必有經歷來故說得確定

○定然後始有光明章○定字該動靜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光明亦該動靜心定則方其靜湛然虛明及其動也天下之理無不照矣大抵艮卦之止本該動靜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靜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動而止也故張子之言亦如此者為是○問艮之象何以為光明朱子曰定則明凡人胸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周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是也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此二句艮卦象傳之辭下三句是張子解之動靜所該甚廣內則心術外則事業通之事父遠之



事君大而宗廟政教之間小而起居食息之際皆動靜所在而已人當動而動當靜而靜動靜皆得其時則道無蔽昧之累不期光明而後光明○見他人擾擾非干己事○擾之言失於動者言凶悔吝生乎動人多失於不當動而動故雖上文皆并舉動靜而此獨就動邊說如今人見他人擾亂而內自省則足以知己之擾亂而動靜自是而脩所謂不善人善人之資也若為非干己事恬不知省則己之非又何由而格耶○而所修亦廢○此句與上句相對其於他人不知以此省察在己則不用修治之功○冥冥悠悠○悠悠漸邈無期貌○此章之言前後相應不見進長則無由光明冥冥悠悠則莫識動靜及而觀之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仁字以地位言私欲淨盡天理渾然處是也仁之本言至於仁之本也不是以用功言輕者浮尤也蓋心浮尤而無定止則邪思妄念紛然於其間輕者妄之由也繫繫縛閑閑礙一被物欲繫閑則心斯昏塞○此難以頓悟○受敦篤虛靜而言夫敦篤虛靜為仁之本之味未易驟曉惟用力之久真體實驗而後方知其味而已若夫旦夕億度之見安得達於此乎其引孟子語者只是申明此意蓋方知其味則幾是至於仁此正力久實體之熟處

靜修敦篤

崇天堂

